

學  
詩淺說

曉  
齋

瞿  
婉  
園  
周  
紫  
宜  
著

學  
詩  
漫  
記

卷之三

學  
詩淺說

贊  
稿

周瞿  
紫蛻  
宜園  
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学诗浅说/瞿蜕园，周紫宜著. --北京:当代中国出版社, 2014.8  
ISBN 978-7-5154-0482-0

I . ①学… II . ①瞿… ②周… III . ①诗歌创作－创作方法－中国  
②诗歌欣赏－中国 IV . ①I20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49978号

出版人 周五一

责任编辑 柯琳芳

特邀编辑 袁又文

封面题字 林 曜

责任校对 董 进

装帧设计 彭 立

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8号

网 址 <http://www.ddzg.net> 邮箱: ddzgcbs@sina.com

编 辑 部 (010) 66572154 66572264 66572132

市 场 部 (010) 66572281或66572155/56/57/58/59转

印 刷 北京鑫正大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8.125印张 136千字

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

印 次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30.00元

**让思想去旅行**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[www.ertongbook.com](http://www.ertongbook.com)

## 编辑者言

在中外出版物中，有一类小书，篇幅短小，语言通俗，轻松可爱，如溪水中的松影，自有一种清简之美。以中国近百年著述为例，朱自清先生的《经典常谈》，笔力轻点，便勾勒出文史研究的通幽曲径。吴经熊先生的《唐诗四季》，笔意蹁跹，文采斐然，堪称才情横溢的学术佳作。吕思勉先生的《三国史话》，明辨故实，条分缕析，还原一个本真的三国。王力先生的《诗词格律概要》不啻为作诗填词的入门捷径……这些“小而可贵的书”，无一例外，都是以大手笔写小文章，虽然没有“大书”那般洋洋洒洒的旁征博引，但见肉见骨的精华，绝对令人受益匪浅。它们不因时间而消逝，历久弥新，书香满口，为一般读者可读、可懂、可藏。

丛书名曰“小书馆”，顾名思义，就是专门荟萃这类小书的一套丛书。其所收小书的标准如下：不限门类，不

限年代，不限国家，只要有文化的积淀，可喜的文字，阅读的趣味，未出版或虽已出版但市面上版本极少，又或者已绝版多年的小书，均为“小书馆”所收之范围。尤其是很多绝版多年的小书，曾为读书人所喜爱，但埋没已久，难觅其踪。“前人之努力，无数心血，唯愿时光不能将其尽数埋没”。拂去这些书上厚厚的时间之尘，这也是“小书馆”最初的缘起。但书海茫茫，收不胜收，“小书馆”不求规模的宏大，不限时间的长短，不拘门类的均衡，只要得中意的小书，达到一定册数，且可编为一辑的，便会推出。

“小书馆”所收之书，虽是小书，却是值得大观的。这套丛书的作者，很多为一派之宗，于他们各自的领域开山立派，影响着当时的思潮与风尚。诸如新理学的创立者冯友兰，中国民俗学之父娄子匡，与王国维、吴梅并称戏曲三大家之一的齐如山，诗书画印皆成一家风骨的白蕉，掌故学大师瞿兑之，数学科普大家刘薰宇，等等。还有一些作者虽然不如大师那样令人瞩目，但其著述同样会给我们耳目一新之感。

这些小书可谓是那些时代最具品质的文字，但它不是时髦的，也不是热门的，有的还是冷僻的。在此纷繁之世，出版这样的书，似乎有些不合时宜。但读书一事，

不合时宜，未必是一件不好的事情。学者、出版家傅璇琮说：“我觉得读冷僻书，犹如吃青皮橄榄，或喝毛尖绿茶，初似生涩，终有一种回味。不像赶时髦，趋热门，热闹一阵子，脑子里空空如也，什么也没有剩下。冷能避俗。”不过“人各有心，不能皆合”，正如你喜青皮橄榄、毛尖绿茶，他却喜口香糖、可乐，或是其他别的东西，喜者自喜，厌者自厌，但这无妨，自然与社会原本就是多样性的。“小书馆”不敢期望众人的青睐，但求为这个时代依然还能沉浸在阅读中的读书人，提供几本可看的书，也就够了。

林语堂先生曾说，读书完全是个人享乐的一件事。这样看来，读书亦如吃饭、打牌、下棋、聊天、看电视等，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之处。但迄今为止，书籍仍是人类最高级的精神活动的文字记录，关乎心智、成长、品位……如此，于闲暇之际，一壶茶，一册书，去寻得书中的乐趣，开始惬意的思想之旅，岂不快哉！

让“小书馆”与您结伴而行。

“小书馆”编辑部  
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六日

## 写在前面

2009年，我将多年前为武汉大学国学班开设的诗词写作课讲义整理出版，书名为《学诗26讲》。在第2讲中，写有这么一段话——

我青年时代师从瞿蜕园先生。那时他正受香港上海书局之邀，与周紫宜合撰《学诗浅说》一书。该书主要由蜕老执笔，而他向我口授的不少学诗方法与途径也都被写进了书中。由于该书在香港出版已近50年，在内地则从未出版过，今天多数读者对它都很陌生，所以我在谈到相关问题时可能常会引用该书，也可能常会根据自己的回忆，复述蜕老的观点和举过的例证。

没有想到的是，距拙著初版不到5年，《学诗浅说》

在内地也要出版了。作为蜕老的学生和从该书受益良多的读者，我为已逝世40年的著者感到欣慰，也为众多诗词爱好者有机会获睹一本好书而感到高兴。

蜕老（1894—1973），原名宣颖，字兑之，晚号蜕园，湖南善化（今属长沙市）人，是著述等身的文史大家。仅以诗学而论，他早在1936年，就同刘麟生、蔡正华（三人均为《中国文学八论》的作者）合编过《古今名诗选》。这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册诗选，遴选精当，注释简明，不仅在当年为佳编，即在今天仍不失为有眼光的选本。20世纪40年代，他以诗配文的形式漫谈北京掌故，发表《燕都览古诗话》四百余篇；50年代，出版《楚辞今读》；60年代，完成了《李白集校注》（与朱金城合作）和《刘禹锡集笺证》两部功力深厚的古籍注笺之作，因“文革”担搁，二书直至80年代方始问世。同一时期他还编过一部《唐七言律诗选》，写有序言，惜未出版。此外，蜕老有两部恐已亡佚的手稿。一部是以七绝形式评论《全唐诗》中重要的诗人诗作，大约写了二三百首，现已下落不明，倘若留存至今，会是别具特色的以诗论诗之作。另一部是《晚抱居诗话》，既谈轶事，也发议论，多言人所未言。他曾用一种从故宫流出的带脆性的深黄色纸为我书写过10页。拙著第16讲中对杜甫《冬日洛城北谒

玄元皇帝庙》的结构分析，以及对樊樊山所作类似辘轳体的《鹧鸪天》的介绍，便都是从他书赠我的诗话中照搬而来。

《学诗浅说》并非他的重要著作，而只是一本关于如何学习旧体诗词的普及读物。由于著者对古典文学有极深的造诣和识见，对一部诗史了然于胸，本人又擅诗词，故无论谈诗的结构与形式、鉴赏与诵读，还是谈诗的发展与流派、写作途径与方法，都显得游刃有余，可谓既循循善诱，平易亲切，又要语不繁，切中肯綮，令人读后有豁然开朗之感。

要学习写诗，必须对诗史及名家名作有所了解，所以本书近半篇幅都用来谈“诗的发展与流派”，谈“由诗到词”的演变。由于并非文学史著作，其写法就别有讲究，给我印象尤深的是如下两点：

一是对所要介绍的对象的遴选十分精审，选定之后又总是能一语道出其人其作的主要特色。譬如“韩愈 柳宗元”一节，仅用“真朴而不华”、“拗健而不平”两句话就概括了韩诗的特色与优长。通过对孟郊、卢仝某些生硬之作的批评，又指出了学韩诗需要避免的倾向。接着谈柳宗元，认为其五古得力于六朝而不著痕迹，“意深而语淡，情苦而气和”，这也是非常凝炼而得当的评语。类似

的论述风格贯穿相关各节。我们也许并不完全赞同他的每个观点，也许会对他的论断提出补充和商榷，但我们不能不承认，作者富于真知灼见。

二是善于运用比较和比拟的方式。譬如谈姜夔，认为姜的才情气概远不及辛弃疾，“但他能运用自己的长处，以精妙婉曲取胜。在音乐中辛词可以比钟，姜词可以比磬，在山水中辛词可以比长江上的云山万叠，姜词可以比深山洞壑中清溪一曲。天才之雄厚当然让辛，而人工之精到，也不得不推姜，所以姜词究竟是大家”。这样的文字不但优美，而且在生动的比较和比拟中让我们认识到姜夔的风格与价值。又如谈吴文英，认为吴在词坛的地位，“颇像诗家有李商隐。从表面看来，只是刻翠雕红，一片锦绣，然而所含的内容是深曲的，组织也非常精细”。尽管一切比拟都有缺陷，但读过玉谿生诗的人，看了以上评语，对理解吴文英肯定会有帮助。

该书没有像文学史著作那样对时代背景、诗人生平、作品的思想艺术及影响等等多费笔墨，然而我们通读之下，似乎对诗的历程、历代诗家面貌已恍然有会。

该书的另一重点是教会读者如何写诗。在“写作方法”一节中，著者从七个方面谈了学诗的程序、方法、技巧和需要注意的问题。在“论诗零拾”一节中，所谈的不

少问题如“情与景”、“理与事”、“律诗的对法”、“用典法”等等，对于写作也都有启发。譬如对于实词和虚词的搭配，在初学者往往不易把握，而著者对此说得很清楚：“实字用得多，就显得厚重，虚字用得多，就显得飘逸。实字用得多，往往使读者需要用心体会，虚字用得多，就使读者可以一目了然，不愁费解。但是实字用得太多，流弊是沉闷，虚字用得太多，流弊是浅薄。要能尽管多用实字而无沉闷之弊，尽管多用虚字而无浅薄之弊，那就是工夫到家了。”又说，“诗的厚薄，在乎命意如何，在乎含带的情感如何，也不能专在虚实字的多少上计较。不过初学作诗，虚字太多的病是容易犯的。与其虚字太多而流于浅薄，还不如实字太多的病容易矫正。”这段话在拙著第11讲中曾全文引用。

“论诗零拾”完全不涉己作，而读者于字里行间自能体认到一种来自诗坛耆宿的经验信息。实际上蜕老的诗在圈内从来都备受推崇。他是湖湘诗派领袖王闿运（字壬秋，号湘绮楼主）的入室弟子，受王氏影响，早年即能写骨力雄健的五古。但他并无门户之见，认为时代在发展，无论魏晋诗、唐诗、宋诗乃至清诗，凡长处均可吸收，短处皆须避免，尤其重要的是应在旧的基础上，酿造新的风貌、新的意境。他的诗曾受到“同光体”前辈陈三立的赞

许，被评为“抒情赋物，悱恻芬芳，而雅韵苍格，阶苏窥杜，无愧健者”（《丙子题识》）。同辈学人中，吴宓《空轩诗话》有“瞿兑之”一节，在录引瞿作《挽曾重伯诗四十韵》后，称“兑之之诗，博雅渊醇，固远非予所可及也”；又说“予最爱兑之所作《辛壬咏史诗》前后二十四首，曾倩其以锦笺写贻，供我玩读”。汪辟疆《光宣以来诗坛旁记》中亦有一节，专谈蜕老的七古《西园王孙草书墨竹歌》，认为此类蕴含史事的长诗，始于《长恨歌》、《连昌宫词》，至清代惟吴梅村、王湘绮所作“可谓独出手眼，词旨恢宏”，而蜕老此作“颇有湘绮老人《圆明园词》笔意”，“虽不能上沿下溯，但于此义乖雅废之后，起而效之，固一时特起之异军也”。该诗我在蜕老处读过手稿，题为《海上赠西园王孙》，与汪氏所记标题不同。

本书的另一作者周紫宜，名鍊霞，别号螺川，我在蜕老家见过。据她自己告诉我，该书主要是蜕老写的。不过既为两人合作，其中必有她的劳绩。周氏早岁从朱古微习词，从蒋梅笙习诗，后被视为上海画院最富诗才的画家。我读过她的若干诗词，就学养功底而论，不如蜕老深厚，古风尤非所长；就情韵才气而论，则不在蜕老之下。她的近体和长短句尤为出色，曾有词云：“但使两心相照，无

灯无月何妨。”婉约流转，真切感人。借用该书用语，可以说，蜕老的诗以功力见长，而周紫宜的诗以天分见长。我们现已无法知道两人写书时的具体分工，但以诗衡文，则当我们读到书中一些聪明机敏的比喻、妙语如珠的评议时，可以猜想，那或许正出于一代才女之手。

俞汝捷

# 序

传统形式的诗词是大多数所爱好的，关于这方面的知识也是大多数人所希望能掌握的。因此，很需要有一种指导性的书，用最简捷的方法给读者说明怎样欣赏，怎样写作等等。

本书是作者根据多年讲授的经验，将所累积的资料系统地编成的。特别注重由浅入深，提纲挈领，使读者不需要多费时间，首先能掌握诗的主要形式和规律，然后在指导欣赏方法和叙述源流派别时，顺便介绍一些传诵的名篇，在介绍时又顺便加以说明解释。这样，读者不但看到了实例，而且也就等于读了一部精选的诗词。在知识比较充实以后，才指示习作的方法，读者就更会有亲切的感觉了。

本书在关键性的地方不厌反复求详，而初学所不必措意的地方却尽量从略，以免加重读者的负担。所谈的诗以

唐诗、词以宋词为主。

前人诗话往往有精辟的见解，在今天仍然对学诗有帮助的，本书采取其精意，改用浅显的文字写成，在本书的内容中颇增一些分量。

瞿蜕园 周紫宜

1961年7月